

陈河《米罗山营地》： 历史重构与命运寓言

□罗玉华



作者陈河在卡夫人墓地

就历史的关键因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米罗山营地为基地的136国际联军是当时马来亚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支联军队伍的组成人员有着异常复杂的政治背景。他们中有人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如陈平),有人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报效(如林谋盛),有人是出于对帝国利益的坚决维护(如戴维斯),有人是出于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如梁元明),还有人出于对土地家园的捍卫(如何天福),也有人出于对冒险传统的好奇追随(如查普曼)。尽管他们的思想立场各不相同,各方之间也充斥着复杂的利益纠葛,但面对共同的劫难,他们终于放弃成见、捐弃前嫌,共同承担起马来亚抗战的重任。作家以大量篇幅详细描绘了联军部队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他们在厄命中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凸显了人性因素在这场从“心智”到“心灵”的结盟历程中的可敬与可贵。

虽然,战争可以通过以暴制暴的手段得到暂时的平息,但怎样才能获得永恒的救赎。这也是作家思考的重点。作品中,卡迪卡素夫人的选择展示了一条寻求解脱的途径。

卡夫人是一位笃信天主教的医务工作者,怀有强烈的“受难与拯救”意识,是作家倾力塑造的一位“圣母”式的光辉形象。战争爆发伊始,卡夫人就坚定地相信神的力量能够支持她渡过一切劫难。出于宗教情怀,她冒着

生命危险为抗日游击队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由于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在狱中饱受非人的折磨。绝境中,是信仰一直支撑着她,使她坚贞不屈、英勇顽强地坚持到了战争的胜利。小说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卡夫人每一次的受难和每一次的祈祷,它展示了普世性的宗教信仰对人类战胜苦难起到的精神支柱作用,更高度赞誉了宗教信仰在维护人类正义和尊严时提供的巨大能量。与此同时,卡夫人辞世前留给世人的回忆录也发人深省。那是卡夫人透过宗教精神的观照和生命体验的领悟留给后人的一份警示:即使本着宗教的情怀,面对人类的极恶,我们也应当绝不怜悯。

大时代中无数个体的动人选择与坚定信仰成就了这段悲悯阔大的历史。在感喟于信仰的巨大力量和历史无情变幻的同时,读者也对作家的动机产生了好奇,为什么陈河选择了这段历史?无论是时间还是地域,作家本人都对马来亚抗战有着一定程度的隔膜。但从追踪加拿大华裔在马来亚抗战中的身影开始,陈河坚定地踏入了这段尘封的历史,并为它付出了两年多的艰苦劳作。尤其在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陈河完全可以发挥想象,将其打造成为一部动人的虚构小说。但他最终却选择了束缚其艺术才情发挥的方式——非虚构。显然,这是由于作家被这段历史深深地打动了。

《米罗山营地》是一份跨越国界、种族和文化的历史重构,流露出世界一体、命运共担的创作视野和伦理情怀,这不得不说是当前新移民文学在创作题材和思想立意上的一次突破。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类历史的走向已在悄然间发生着改变。历史已不再单纯的只是我方、你方或者他方的历史,而是一份需要全人类集体承担的共同命运。作品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物件,一个是卡夫人的收音机“约瑟芬”,一个是联军部队的B-2型无线电台。为了获知世界的消息,卡夫人几乎因藏匿收音机而丧命,但正是BBC的空中电波传递了远方战场胜利的消息,从而鼓舞了当地居民坚持抗战的斗志。为了取得与印度总部的联系,联军人员付出了挑战人类极限的智慧、勇气与毅力,但正是得益于空中通道的建成,马来亚战局的形势得到了全面扭转。这不仅是一份真实的历史重构,更隐然预示着人类未来的命运。原来历史早已将全体人类连接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由此,这部充分写实的战争全景小说也流露出某种意味深长的寓言气质。



刘荒田

被誉为北美“金山派”扛鼎作家的刘荒田,1980年移居美国,30年来潜心写作,作品多表现海外新旧移民在中西方文化夹缝中的生存状况和心路历程。《这个午后与历史无关》是他最新的一本散文集。

细读这本散文集,令人想起耶鲁大学学者苏炜的评语:刘荒田作品的“好”是“那种选材命题的随兴自然,那种热辣辣的泥土气、烟火味和草根感的好”。刘荒田的散文里有实打实的底层体验、浴火重生的飞扬才情,体察入微的平实、高屋建瓴的大气,还有鸟瞰式的傲岸和开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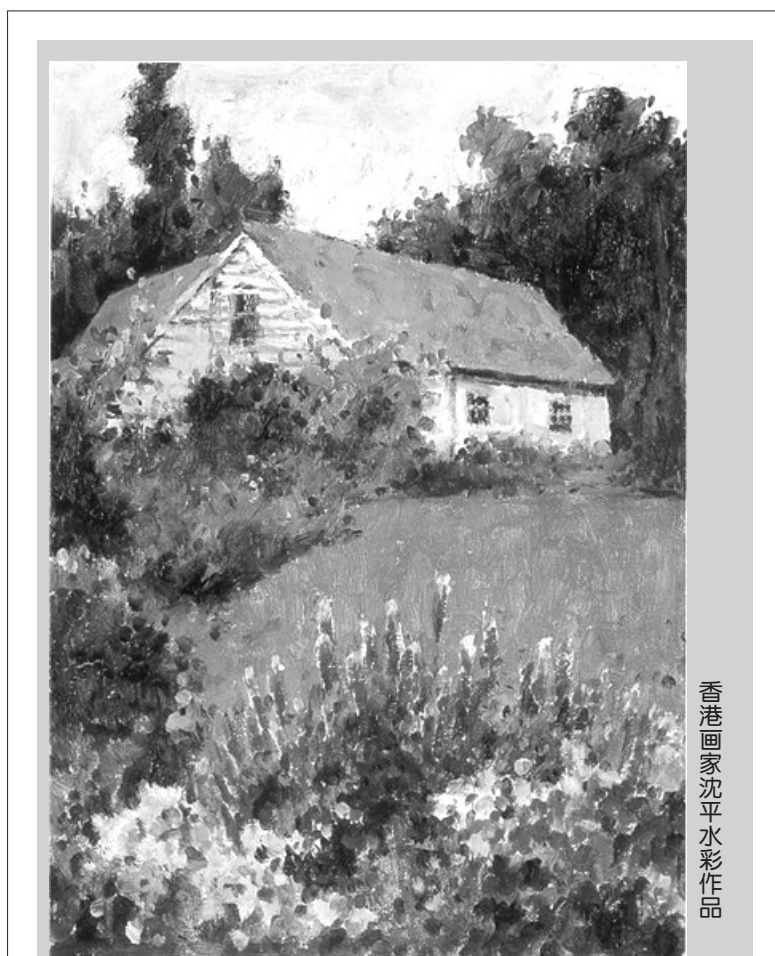
《这个午后与历史无关》是作者写作生涯的精神总结。其风格犀利却不偏激,深邃却不颓废,具有诗意的隽永,同时哲思充盈。作者以融汇东西的视角、洋学贯通的情思,在尺幅之间,构建具有深情感悟和明达智慧的个性世界。他表现“乡愁美学”,既不渲染游子归家的欣喜,也不沉溺于“爱恨交加”的挣扎,而着力在纯文化意义上拥抱、凝聚广义的母土人文精华。他以悠然之笔,刻画个体与社会、与生俱来的“东方”和到中年才全方位进入的“西方”的互动,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在此岸和彼岸之间,展示秋水蓝天般的和谐。

在散文集中,文化内涵不是空对空的概念,“大义”都衍化成具体的人生意象,实在朴素又隽永。他在荣获爱情散文奖冠军的名篇《一起老去是如此美妙》中写道:“如果牵手到90岁,我想起一个笑话:在麦当劳快餐店,一对老人相对而坐,老先生津津有味地蘸番茄酱,吃法国薯条。老太太没吃,只是津津有味地盯着丈夫,瘪下去的腮帮蠕动,表明她有食欲。这情景,引起旁座的好奇,有人过来打听一个人吃、一个人看的缘由。老先生微笑不答,张口卸下整副假牙,递给太太,说:‘轮到你了’。那才是幸运到极致的举案齐眉。然后——如果还有然后,谁先去了,是谁的幸运。剩下的一位,将以思念填满不多的余年。”这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是西方“爱的艺术”的礼赞。

刘荒田散文的艺术感染力,首在“真”。“真”得如同从生活的三千弱水中自然淌出,“真”得如同肺腑的呼吸。然而“真”并非“直白”,它透着原生态提炼的老辣。取材于生活琐碎,没有故作姿态的“宏大叙事”,却是植根于故国泥土与北美草根阶层深层的世态观察和人情剖析。散文家王鼎钧先生称之为“华人散文中的巴尔扎克”,指的是他以人生百态组装多棱镜,历史与现实的映像不但真切,且繁复深邃。王鼎钧先生曾说:“他把旧金山这个现代大都会的无常‘定格’,把许多小人物上升到台面,他对客居地付出的爱心和耐心如此之多,他使旧金山不仅在中国移民史上名称响亮,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从集中《我的格利大道》《叩问篝火》《不期而遇的诗意》到《梦回荒田》《我的白齿,我的父亲》;从《看女人》《太太属何种“体裁”》到《论“睁开眼看”》,刘荒田写社会、写历史、写家族、写家庭,尤其是写男人和女人,写华洋观念的微观比较和品位,站在两种文化的接驳处,冷静坦然地观照,作出豁然开朗的人生立论。

刘荒田散文的语言富于个性,有人喜欢他的平实拙朴、坦诚亲和,有人称道他的诙谐幽默、机锋四伏,有人着迷于他的藏典借古、尽兴发挥,有人赞赏他的亦庄亦谐、大俗大雅。他的冷幽默,让人想起林语堂“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气度。不同的是,林语堂多半站在云淡天高的“方外”,刘荒田则粘着在柴米油盐的“世内”。除了文化立场上的血脉传承,梁实秋的理性幽默,王鼎钧的博大精深,也在刘荒田的语言中打下烙印。所不同的是,刘荒田幽默的背后,是谦卑温煦的“俗人”情怀。



香港画家沈平水彩作品

《这个午后与历史无关》： 北美草根的深层书写

□陈瑞琳

《城市九章》：普世和前卫的城市想象

□梁燕丽



陈冠中的《城市九章》是一本薄薄的小书,读完却觉得是一本大书。大在不仅穿梭于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而且提出许多新概念,这些表述不仅概括了作者对中国几大城市的独特感受与想象,而且隐含着一套普世和前卫的观念,如世界主义、杂种城市、半唐番,而无论是观念的提出还是城市的描述,作者引经据典、理路清晰,兼具精英潮的视野胸襟、平民化的贴近视角和艺术家的前卫气息。

普世:从杂种城市到世界主义

全书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王韬,“他在香港发表了诸多言论,谈世界大势和中国自强之道,李鸿章之后,他是民间第一个提出变法的……王韬是爱国者,却也是他同代人中最早的世界主义者”。在此,陈冠中似乎自比王韬,或者说王韬正是全书的引子和缩影,这就隐含了该书不是一般地描述城市,而是存在一个超城市文本,意在谈论世界大势和自强之道,改变观念,以普世和前卫的视角观照中国城市,建构作者的人文和后人文理想。

杂种城市是作者论述的逻辑起点。当今世界性的大城市无一例外都是混杂文化的场域。“有了宽容,才有杂种”,如果说城市发展的动力在于“吸引创意人才住到你的城市”,那么宽容则吸引着“全球灵魂”。全球灵魂不再是一种自恋传统和无根精神的对立,而是混合以超越自己原来想象的自己。文中辨析了一个概念:多文化主义。杂种是深层的文化混合,多文化主义强调不同文化的存在权利和身份归属。多文化主义单向设定了文化只是身份的表征而已,然而大城市多是人种、文化、生活方式不断掺混的场域,其文化实况是杂种的世界主义文化。杂种世界主义并非抛弃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社群文化、特殊文化,而是从中吸收多过一种养分并作出不同的组合……由此可见,陈冠中倡导的是一种经过反思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

前卫: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

《坎普·垃圾·刻奇——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从标题到副标题点明该文涉及后人文主义,文中围绕苏珊·桑塔格的《坎普札记》、宝琳·凯尔的《垃圾、艺术和电影》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前卫与刻奇》,论述三个后人文主义观念。

桑塔格指出:高雅艺术基本上合乎道德;前卫艺术通过极端状态去探讨美与道德之间的张力;前三类艺术——坎普——则完全是审美的感觉。坎普(Camp)是一种消解道德的、唯美的和游戏的感力,被桑塔格用文字描述而成为知识。桑塔格因此被认为是在谈论一种新感觉,一种感力的先锋。上世纪60年代的新感觉力还跟



电影有关,因为电影的新杰作最能摆脱当时依据文学和艺术而制定的固有审美框框。凯尔指出乐趣是电影的重要元素:“垃圾的乐趣是智性辩护不了的,但为什么乐趣需要用理由去辩护。”凯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聚焦了北美电影迷的新感觉力,普及文化评论的标准姿态:“我们是有普通感觉的普通人,而我们的普通感觉并不是全坏。”

对于“刻奇”(Kitsch,意为媚俗),文中梳理了两条线索:一是格林伯格的《前卫与刻奇》,把“刻奇”作为前卫艺术的对立面,包括流行的、商业的艺术、文学和电影等。“刻奇”的另一界定是昆德拉的理解,不只是美学上的,更是存在的和形而上的。昆德拉指出“我们之间无一不是足以完全逃脱刻奇的超人”。上世纪60年代后对现代性的再认识,给“刻奇”带来新评价。现代主义要求独创、反思、自主,艺术家是孤独现代人的代表,但熟悉的、重复的“刻奇”是现世最普及的日常生活和消费模式,它以重复、随俗、日常的当代消解变异、自主、普世的现代,以便寻回一点“本体上的安全感”。

陈冠中呼吁建构“刻奇”这一美学范畴和生活领域。他赞赏桑塔格和凯尔的“人人精英主义”,认为《坎普札记》和《垃圾、艺术和电影》不以类型、属性或载体区分文化雅俗,打破娱乐与教诲、商业与艺术、普及与高级、大众与精英等二元分界,并且都肯定了乐趣的重要性,解放了许多人的审美观,最后落在“解放你的思想”。

波希米亚北京

“跟许多港台人士的想象相反,其实北京的自由空间大”。陈冠中试图为读者描绘一个包容、开放、自由、前卫的波希米亚北京,颠覆人们刻板的北京想象。“北京文化在过去的20多年新时期里,明显地增添了新的元素,甚至可以说是改了原北京文化的体质,让我觉得有必要对现有的北京想象做补充。”写诗和散文的范学宜,画画的刘辉、唱歌的梁龙,“何处是他们的别处、心灵的归宿、同路人的总站,理想和欲望的新故乡?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奔北京”。于是北京“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底层另类青年扑过来”。广义知识分子和另类波希米亚人的北漂,加上正规进京的文化追求者……终成就了北京的巨大人才资源和

文化场域。

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带来新憧憬,北京开始开拓民间社会公共空间。90年代波希米亚北京正式登场,“反叛”社会规范的摇滚乐和“颠覆”媚俗商品的先锋艺术,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载体,而各种创意行业以“替代”的方式为生活提供更多选择。老舍的京味或土痞的新京味,都不足以说明多载体、多元、洋气、有格的北京。今天的北京文化有官味、商业味、学院味、京味和波希米亚味。以古喻今,陈冠中认为“似宜调用盛唐为今后中国形象的主喻”。

台北的嬉闹和质感

台北的质感不容置疑,“报刊电视电台每天挖欧风美雨时尚潮流,同时社会上却还有实质的保守性,对年轻人升学就业恋爱的规范性很强”,但年轻人不愿受规范,越轨变成集体行为,各施各法以自我表达(发挥自己潜力),这就是“嬉”(Hip)——一种对主流的偏离,拒绝依从的态度。文章归纳嬉嬉的四层宝塔:开放、寻根、脱俗、自为,同时指出僵化的嬉是有阴暗面的,在美国还包括自杀和嗑药吸草,但“一个没有嬉意识的城市不可能在现代(或后现代)的文化地图上占位置”。

《台北的质感》谈及“台北不够现代,丑,但生活质感不错”,是为了破除“现代—光亮—花园—美化—明日之城”的定型想象,意在表明现代化城市定型、未加反省的城市美学是值得怀疑的,真的世界城市都有独特的城市风采,并且有生机勃勃的紧凑街头和公共空间,才有可能出现波德莱尔、本雅明和李欧梵式的步行漫游者。普通市民工作和居住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普通道路街巷、不同世代的普通建筑……最能体现台北的生活质感,“希望台北人能永续地替世界保育一个好的城市”。

半唐番的香港

在《半唐番城市笔记》中,陈冠中认为“半唐番将在后世的记忆中代表香港”。开始时,是拿来主义、折衷主义,是“刻奇”,甚至是无心之得,然而,当万千半唐番品种在文化浓汤里浸润,适者生存,就出现质的变化,得到传承,叫“新本土”、“后现代”、“文化身份”。最有代表性的是港式电影,科技上是舶来的,美学上对好莱坞没有抗体,但香港电影最终还是有着异于好莱坞的调调,跟风模仿而没有“进化”成纯洋种,有强韧生命力的半唐番就是所谓“香港风格”。

对于半唐番,陈冠中突出了汗血论、杂种论和异质论。以香港武打电影的宗谱学为例:上世纪60年代在美式武打电影语言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到70年代学过咏春拳、从美国回流的李小龙,令香港的武术片成为世界现象。传承到80年代,与本地婴儿潮导演合流,各领风骚、盛极一时,香港武打电影数十年修成正果。半唐番开始时可能是因时因地制宜,但不断再生产下去,加入了一代代人的劳动,成为一种有机的“创造”。“绝大部分的各类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都曾半唐番,杂种就是正种,边缘从来就是自己的中心,异端才是人间正道”。

陈冠中认为成就香港的是两套文化机制:一是半唐番的港式文化,二是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只是个拼盘,要寻找共识,建立身份认同和文化主体,有赖于生命力旺盛的半唐番。半唐番是香港多元文化中最能建构本土文化身份的一元。“当地就是源头,世界与我是互动的,是必然从我的主观镜头出去的,有我的选择,是我的他者”,这才是放诸四海和智慧。

華馨 唐建成書

HUA XIN